

第一章 充滿波折的七夕

七夕，巍峨華貴的大長公主府前。

水梅疏的帷帽遮住了她清麗柔婉的傾城國色，卻遮不住她的曼妙身姿，透過帷帽垂下的輕紗，她望向門前立著的那一排用新鮮荷葉製成的巨型荷燈。這些是為了今晚七夕燈集準備的，只等入夜就點燃。

往年這些荷葉皆由水梅疏家裡的花田供應，可今年她家的半塘荷葉現在還密密地鋪滿水面，她卻連一片葉子一朵花都沒有賣出去。水梅疏心裡一陣焦灼，如今家裡米糧只夠半月，山窮水盡，她只能來大長公主府撞運氣了。

在她發怔的當下，大長公主府的大門開了，走出來一群人。水梅疏聽眾人喚中間那中年男人「王管事」，她不由緊張起來，她等的人就是他。

水梅疏趕緊快步走上了門前的青石階，白玉般的手腕一翻，摘下帷帽，俯身拜了下去，動作行雲流水、輕靈優美，越發顯得她身姿窈窕，細腰不盈一握。

「可是花莊的王管事？多日不見，給您問安了。小女子乃是百花村水天南的大女兒，去年您去村裡收租時與您見過。」

門口的眾人乍聽到水梅疏那柔美的聲音，好像心上被撓了撓，愣了一下，再定睛一看，都不由愣住了。只見她穿著淡雅白裙配上嫩黃交領襖，膚若凝脂眉目絕麗，眼波盈盈，透著天真嬌媚，周身縈繞著幽幽甜香，眾人皆驚豔不已，哪裡來這樣一位十五六歲嬌滴滴的絕色佳人。

王管事心中暗自納罕，這水家大女兒竟一日比一日美，他不禁微微恍神，也驚訝這嬌弱的女孩兒竟這般有勇氣，敢來大長公主府堵他。

他嗯了一聲，卻不再理會她，扭頭問僕從，「馬呢？快牽馬來，我哪有空在這裡跟人扯閒。」

水梅疏見他如此冷淡，不退縮的鼓了鼓勇氣，款款起身柔聲道：「王管事，今日與您相遇，許是七夕天上織女娘娘的指引。小女子此來是想與您討情，水家欠下大長公主府花莊的佃租，還請您寬限幾日，勿要收了我們的花莊。」

絕色佳人，軟語請求，讓眾人心中升起一陣不忍，皆立在那裡望著她。

水梅疏眼裡充滿了水氣，越發惹人心憐，她懇求道：「如今我父兄遇上海難，生死未卜，家中只剩我和年幼的妹妹，若失了花莊，我們立時便沒了活路，還請您開恩，容小女子再籌措幾日租子。」說著她一咬牙，微微一提裙角，就想跪下來。水梅疏自出生起，十五、六年來皆被父兄捧在掌心，千般嬌寵萬般愛惜，不曾受過半點委屈，沒想到會有向人下跪哀求的一天。

但如今父兄失蹤，家裡頓失主心骨，即便再難，她也得為小妹水霜月撐起這個家。此刻，膝蓋微彎之時，她只覺自己的人生，似乎也和載著父兄的船隻一般，浸在了冰冷的大洋之中。

沒想到那王管事不肯受她的禮，又好像怕她繼續糾纏似的，竟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，用力朝外推搡。

水梅疏猝不及防的向後一退，一腳踩空，便從大長公主府的青石階上跌了下來。她手中握著的帷帽輕薄白紗揚起，正好遮住了她的頭面，也遮住了七月的驕陽。

她心裡一片空，忘了擔心自己會摔成什麼樣，只有個念頭一閃而過，如今最後一條路也斷了，該如何是好？

此時突覺一陣清風拂過，一個堅實有力的臂膀摟上了她柔軟的腰肢。她感覺到了那人的體溫，鼻端聞到一股極淡的木香，縹緲彷彿夢境，卻讓她心神一陣恍惚。這個味道……這個味道好熟悉，是他的，還是我的？

七夕的日頭高照，她帷帽的輕紗蒙在臉上，透過朦朧的白紗，怔怔地望著接住她的人，那人身著天青色繡團花雲錦交領，錦衣玉帶，身形頗長，卓爾不群，可惜黑色帷帽遮住了面容。

下一瞬水梅疏覺得那人的帷帽之下，射出一道異常凌厲的冷光，又冷又硬，犀利無比，彷彿穿透輕紗，直看進她的眼睛，她不由悚然心驚，一時忘記所有的思量，更別提開口道謝。

那男子盯著水梅疏，頓了頓，才收回摟在她腰間的手。

水梅疏只覺這瞬間無比悠長，她額上冒出了冷汗，連羞澀都忘記了。

那人身側還跟著兩個青年，此時皆一臉驚異地望著兩人。

他們知道男人平日最厭惡與女子接觸，怎麼今天他居然在這女孩面前駐足甚至出手相救？他們不免驚異地打量著水梅疏。

兩人都是花中老手，看水梅疏白紗覆面，朦朧之中更顯風姿，定然是位絕色佳人。他們心中轉了無數主意，都在猜疑這絕色美人是哪家送來的，怎麼事先沒聽到半點風聲。看男人的反應，莫非這次會有不同？

不等水梅疏回過神來，那救她的男子已經抽回了手，彷彿方才他的打量和發怔都是水梅疏的幻覺一般，他對她視若無睹，邁開長腿從她身邊走過，風一般地往大長公主府門走去。

跟隨他的兩人互望一眼，心中反倒安定了，方才肯定是他們看錯了，那人怎麼可能會對女子假以辭色。

沒料到那男子擦過王管事的時候，不動聲色地微微轉頭冷冷一瞥，那目光如同冰箭，王管事立刻被嚇得滿頭大汗。

而跟隨男子，穿著金青錦緞直裰的年輕公子也注意到了他的動作，心中十分驚訝，卻很有眼色，立刻用力推搡了王管事一把。

王管事被推得猛然往後摔，正好絆在高的門檻上，翻了個跟頭，摔得渾身疼痛，卻不敢呼痛，趕緊手腳並用爬起來，對他們諂笑地說：「小的正打算去接您幾位呢，幾位貴人就來了。」

這一切事情發生的太快，水梅疏一時愣住了，心中突地升起了新的希望，也許他們能夠幫她……不料那金青錦袍公子卻回頭看著她，胳膊肘推了推前頭天青袍男子，戲謔道：「哥，不愧是七夕，連在這兒都有人等著對你投懷送抱！她是今天第幾個姑娘？」

水梅疏聞言，不由又氣又羞，她是好人家的女兒，如今被逼得無奈拋頭露面，幾時聽過這樣的話。她臉上火燙，忙垂下頭來，將帷帽戴好，正要分辯一兩句。

不料此時男子身邊的另一公子也上前看著她，水梅疏正對上此人的眼神，只見他

眸中透著一股邪氣，這樣的目光，這些天她見得太多了，她心中大驚，本來想向那男子求情的打算立刻丟開了。

邪氣公子低頭湊近她，十分輕佻地問：「小娘子，是誰派妳來堵他的？既然妳這般大膽，就取下帷帽露個臉吧！咦，小娘子身上用的什麼香？可真好聞……」

水梅疏心下警惕，忙倒退一步，忽然想起傳言說大長公主的兒子明銳將軍薛睿，曾當街強搶民女，不禁大驚失色，手心都有點出汗，轉頭就走，走了兩步，忍不住提起裙子飛奔起來。聽得那人在身後叫她，她頭也不回，越跑越快，瞬間便消失在巷口。

邪氣公子輕笑一聲。

救了水梅疏的天青袍男人卻回過身來淡淡對他道：「時楚葛，再不規矩，今晚的七夕燈集你就別去了。」

那男人說著，目光落在了消失在街巷的那一抹嫩黃裙角上。

他心中也有點驚訝，自己一貫極為厭惡女子糾纏，沒想到方才卻在那姑娘身上嗅到了一絲熟悉的味道，當時不禁一怔。那香味極淡，似乎已經隨清風散去。

他的眸光一動，莫名回想起方才那女子柔軟的腰肢，她輕盈的彷彿蝴蝶，面容雖在白紗下瞧不真切，那一雙美目朦朧含情，也令人難忘，他還是第一次跟女子這般親近卻不覺得不悅。

他的手指伸到袖中，摩挲了一下他手腕的香珠，眸光掃了一眼那兩個不斷試探的同伴，心中微諷，他生平第一次沒有厭煩這種把戲，反而生出了一點兒興味。

水梅疏跑出兩條巷子，她才停下來大口喘氣，心跳個不停，知道今日徒勞無功，她心中既委屈又害怕，更多的卻是灰心。

希望破滅了，她望著繁華的京城街市張燈結綵，到處叫賣著七夕乞巧用的五色絲線和細針。去年今日，她還和一家人滿心喜悅的逛街遊玩，而今年此日，卻笑語成空，物是人非。

此刻她立在熱鬧的人群之中，只覺人世茫茫，孑然子立，無枝可依。

她的目光落在了路邊攤子的魁星像上，魁星像黑面赤目，十分威武，他的生辰在七夕，乃是天上文魁，是主文運的神仙。大家都說想中狀元就得拜他，去年她還特意求了一張最大最神氣的魁星像，送給將考秀才的未婚夫景金川。

誰料，他回報她的竟是冷冰冰的一紙退婚文書……

水梅疏盯著那面目猙獰，十分威武的魁星像，最終還是默默買了一張。她想，魁星大人經歷了千難萬險才得登神位，可知世事多磋磨，自己萬不可灰心喪氣。山窮水盡柳暗花明，她總能找到法子活下去。

水梅疏匆匆出城，上了先前約好的同村人的馬車，馬車一路上又載了幾個外村人，擠得滿滿的。

水梅疏身旁挨著一位大嬸，她是來百花村趕七夕燈集的。

今年是至光三年，新皇登基之後，市面逐漸繁榮，他們聽說今年百花村和大長公主別院毓景花莊的七夕燈集，辦得比往年更加盛大。

水梅疏心中一動，節日盛大，用花自然也多，如今她再指望不了大長公主府的營生了，卻可以從別處想法子。

於是她跟大家攀談著，可惜車中幾人都跟百花村的花農熟稔，只從熟人那裡買花，她沒能找到買家，她心裡雖失望卻未氣餒。

此時馬車後頭傳來一陣馬蹄聲，大家紛紛張望，只見一隊披掛鮮明威武的馬隊經過，他們的馬車忙停在路邊讓路，水梅疏差點被馬隊揚起的塵土迷了眼。

水梅疏眯著眼，看到在那衣甲鮮亮的眾軍士中的一縷月白身影，那人身姿挺拔，策馬揚鞭瀟灑無比，在眾佼佼男兒中，英姿獨秀。她的心微微一動，正覺得這身影有點熟悉，那人已經在塵土飛揚之中，消失在道路盡頭。

車子到村口的時候，已經晌午了，村中十分熱鬧，到處都是摩肩接踵的青年男女，滿村裝飾著繁花，荷葉燈清香遠播。

水梅疏早在村口的人群之中，看到了自己梳著雙丫髻的妹妹水霜月。

水霜月臉曬得微黑，大眼睛圓臉蛋，極為討喜，她個子很高，只八歲而已，卻跟村中十二三歲的孩子一般高了。

跟眾人告別，車還沒停穩，水梅疏就跳了下來，而妹妹也早撲上來，摟住了她。水梅疏臉上終於展開笑容，她不等水霜月嘟起小嘴抱怨，就已經從懷裡拿出了魁星像，哄道：「看姊姊給你買什麼了？」又晃了晃手中提著蜂蜜白麵做的巧果、酥脆可口的千層巧酥，足足花了她六十文錢，道：「都是妳最愛吃的。」

水霜月的眼睛卻盯在魁星像上，「姊姊，這個黑臉老頭的像真靈驗！我們去年七夕給姊夫買了一張，他就考中秀才了！二狗子非要讓我今年給他也買一張，他讀書比我還笨，天天挨先生打，妳說他真的也能跟姊夫一樣嗎？」

水梅疏笑容淡了，她摸了摸妹妹的頭。妹妹力氣大，吃的又多，不管處境再怎麼難，她也不能讓妹妹餓肚子。

她輕聲道：「阿月，景金川不是妳姊夫了，上個月我去景家村，找景家拆借錢糧，他們給了我五斗米，便將婚書退還給我了。以後我們橋歸橋路歸路，男婚女嫁再不相干。」

水霜月不解地望著姊姊，將她臉上的黯然看得分明，她立刻抱緊了姊姊道：「姊姊，那我以後再不喊他姊夫了！姊姊別難過，妳還有我呢。」

水梅疏沒想到平日調皮的妹妹，今天會這麼懂事，摸了摸她的頭，只覺心上鬆快了许多。

水霜月卻忍不住又問：「那姊姊，妳的嫁妝還繡嗎？」

水梅疏輕聲道：「不繡了。」

父兄極疼愛她，那些上好的紅木嫁妝，是他們沒日沒夜辛苦勞作為她攢了許久的。她過了十四歲後，他們就不要她再管莊子上的事，只要待在家繡嫁妝。

父兄一心想讓她體體面面風風光光的出嫁，因此在她心裡，那不只是嫁妝，更是父兄愛她的拳拳之心，她總覺得如果那些嫁妝還在，父兄總有一天就會平安歸來。

只是如今她要掐滅這點虛妄的執念了，這些天，村裡幾個鄰居富戶多次探問她嫁妝賣不賣，想必那些桐油漆得亮閃閃的傢俱，一定能讓她們度過難關吧。

姊妹兩人回到了家中，父兄請的幫工江立勇去趕七夕燈集了，家裡冷鍋冷灶，偌大的院中，人跡不至的地方長滿了高高的野草。

水梅疏給妹妹做了飯，然後張羅針線讓她對月乞巧，可妹妹卻一扭身跑掉了，叫也叫不回來。

天擦黑的時候，忽然烏雲密布，黑沉沉的，迅速吞沒了天邊赤紅的霞光，不一會兒雨滴滴答答地落下，水霜月這才一身濕淋淋地跑了回來，她跺腳道：「姊姊，我要放荷燈！要看毓景花莊的燈！怎麼就下雨了呢！」

村裡人聲鼎沸，遊玩的眾人也都怨聲載道，沒法出門的水霜月終於老實地坐下來穿針，沒多久忽然聽得外面眾人喊道：「亮了！亮了！」

姊妹兩人出門觀瞧，天色已黑透，遠遠的，只見百花山上毓景花莊的燈亮了。閃耀的燈火，彷彿天上星子墜落人間一般，暈染在薄薄的雨霧之中，眾人讚歎連連，可惜不一會兒風雨更急，天地之間雨霧茫茫，一片漆黑，什麼燈影都看不到了。水霜月十分失望。

這一場雨，直直下到半夜才停。水霜月不肯早睡，眼巴巴地等著，一見雨停，不由分說，非要拉著水梅疏去溪邊放荷燈。

水梅疏拗不過她，只好答應。

烏雲散去，七月七的一抹殘月斜斜地掛在西邊，快要落下去了，幽微的月光灑在遠近道路上，姊妹兩人提著荷燈，一腳深一腳淺地踏著泥濘的田埂，穿過了自家的花田，轉過小樹林，終於來到了百花溪旁邊。

眼前的一幕卻讓兩人嚇了一跳——

淡淡的月光照在清澈溪面上，狂風暴雨後，溪面殘存著星星點點的荷燈，螢火一般與漫天的星河倒影相映成輝，景色雖美，但讓姊妹倆大驚失色的是，岸邊竟躺著一個身著月白色長袍的男子！

男子半邊身子浸在溪水中，衣袍隨著水波荷燈蕩漾著，銀色漣漪一圈圈漾開，他似乎渾身發著淡淡微光，如夢似幻。

水梅疏喊了幾聲，都不見那人反應，她讓妹妹站在原地，不要過來，自己大著膽子走近細看。

她眼力不甚好，俯下身來，幾乎貼著那男子的面龐，終於看清楚了他的模樣，不由屏住呼吸。

眼前閉著雙眼的男子，肌膚瑩潤，眉目俊逸非常，儘管自己父兄也都是儀表堂堂，但這男子著實是她見過最好看的男人！

男子半邊衣袍在星河倒影之中載浮載沉，飄飄蕩蕩，更襯得他彷彿是從星辰中墜落，餐風飲露的仙人。

水梅疏心中一陣恍惚，才發現自己湊得這個陌生男子太近了，忙直起了身子。

溪邊水氣蒸騰充斥著夏夜水草和雨後土腥氣，清新濃烈，然而微風輕拂時，她好像從這味道中嗅到了一絲熟悉的淡香。她從小就嗅覺極為靈敏，她不由又低頭湊

近了男子的面頰，仔細嗅了嗅。

水霜月不知何時走了過來，在身後驚訝地問：「姊姊，妳為什麼親他？」

水梅疏臉紅了，啞道：「亂說話。」

她微皺眉頭，這次她沒有嗅到方才的淡香，卻聞到了淡淡的血腥味，她定睛仔細看，發現男子左側身下暈著一灘殷紅的鮮血，顯然是受了傷。

水霜月也看到了，不禁叫道：「姊姊，他受傷了！怎麼辦？」她盯著男子道：「他生得真好看。姊姊妳看他的衣服，會發光還有牡丹暗紋，他肯定是個貴人！」

姊妹兩人互看一眼，都從對方眼中看到了不安。

自從先帝盛安二十二年，諸王叛亂，國朝就兵禍不斷。朝局動盪，不斷掀起血雨腥風，他們這些京畿附近的村莊也因此經常會遇到落難的貴人，幾個月前，還有一戶鄰村的人家，救助了個貴人，不料那人竟是什麼反賊餘孽，引來了大禍，被抄家滅族。

水霜月小聲道：「他這麼好看，應該不是壞人吧。」

水梅疏心裡也這樣想，但卻說：「壞人又不會把壞字寫在臉上。」

水霜月喔了一聲，卻盯著那男子看，不想扔下他。

水梅疏看他身下的那汪殷紅越積越多，也不知道他躺在這裡多久了，這段溪水靠著水家的花莊，平常沒外人經過，若扔下他不管，恐怕他就真的會失了性命。

望著眼前芝蘭玉樹一般的男子，他還這般年輕……

她輕聲道：「阿月，我們的爹爹和哥哥在海上遇險，也一定會有好心人救他們，他們一定會回來。」

水霜月狂點頭說：「對！會有人救他們，一定的！」

水梅疏看著被月光照耀的男子，「今日七夕，織女娘娘保佑，不會有事兒的。我們救了他，把他藏起來，等他好一點，就讓他趕緊離開。誰也不告訴，小心一點兒，不要走漏風聲就好。」

兩人當下決定救人，立刻行動起來。

此處溪水臨著水家的花田，在不遠處有一間看守林子的小茅屋，兩個小姑娘累出一身汗，才將那受傷的男子弄了進去。

第二章 官兵找上門

兩姊妹好不容易將他抬上木板搭的簡易床上，水梅疏見血跡浸濕了他的長袍，連忙撕開衣袍，露出了他背上的傷口，只見幾道極長的刀痕，看上去十分嚇人。

她的指尖碰到男子觸感結實溫潤的脊背時，耳根不禁泛起一絲紅，她的手頓了頓，忙讓自己不要亂想，他的傷口鮮血仍未止，不能再耽擱。

茅屋中有為護林人準備的簡單草藥，水梅疏讓妹妹打了一盆水，扔進了一把草藥，但因找不著布料，她只好解開衣服，將方才剛換的乾淨中衣脫下來，撕成了一條條，蘸著草藥水為他擦拭血跡，再在傷口上敷上草藥，用乾淨布條裹了起來。這一番折騰下，男子都沒有醒過來的跡象，見他閉著眼睛，面色蒼白卻更顯五官深刻，水梅疏腦海中浮現出方才看到的頎長結實，充滿力量又十分健美的身形，以及肌膚細膩溫暖的觸感，不由紅暈滿面。

水霜月已經累得倒在屋角的茅草中，睏得連說話都含糊起來，喃喃道：「姊姊，他會好起來吧？他好沉，姊姊累得臉都紅了……」

水梅疏被說得大為羞澀，抬頭看，才發現妹妹說完就呼呼睡著了。

水梅疏也很疲累，但仍支撐著回到溪邊，將血跡、草木倒伏的痕跡都遮掩了一番，總算一切都處置妥當。

她回到屋中，見到兩盞荷燈孤零零躺在地上，她對酣睡的妹妹輕歎道：「吵鬧著要放荷燈，現在卻完全忘了。」

一年一度的七夕夜，既然來了，她也不願錯過向織女娘娘許願的機會，她拾起兩盞荷燈，嘎吱一聲推開門，再次走向溪邊。

這聲音讓床上昏迷的男子動了一動，他的眉頭皺了起來，好像陷入了噩夢之中，想醒卻醒不過來。

門外的水梅疏俯身將兩盞荷燈放進了小溪中，遠處毓景花莊的燈火重又璀璨起來，遠遠的好似一條火龍從山莊上蔓延下來，她看著兩盞荷燈載著如豆的亮光，飄向遠方。

這一天發生許多事，她閉上眼睛，虔誠許願道：「願織女娘娘保佑爹爹和哥哥早日平安歸來……願他也快點兒好起來。」

屋中還在昏迷的男子，背上的傷口如烈火燒灼，而心中的怒火更像要撕裂他一般，他深陷在刀山血海的噩夢中，直到聽見一個極為動聽的女子聲音，軟軟糯糯，婉轉低迴。

夢中的血色悄然褪去，他只覺自己被一片草葉和荷香以及熟悉而溫暖的清香包圍著。

那女子的聲音縹緲，時斷時續，「小時候過七夕，我聽娘親念『願我如星君如月，夜夜流光相皎潔』。娘親說是織女娘娘保佑她死裡逃生，又嫁給我爹爹。我……我也想祈求織女娘娘垂憐，保佑我能度過難關，保佑我遇上我的……良人。」

男子的思緒在昏昏沉沉中飄蕩，心中隱隱希望夢中女子真能得償所願……他向更深的昏迷中沉沒，心海的黑暗中卻悄悄亮起了一盞昏黃的荷燈。

水梅疏祈願完畢，從溪邊回來，覺得心神安定許多。

她望了望床上的男子，想到方才看到他身上幾處駭人的舊傷，每一處都足以要人性命，令她心驚不已。她凝視著男子長長的睫毛，他看上去既溫柔又安靜，她想即便出身富貴，也不見得萬事順意。這男子，多半也是個可憐人。

一會兒又下雨了，雨水掩蓋了痕跡和味道，她覺得他們暫時安全了，正要鬆口氣，卻聽男子輕聲哼了起來。

她忙站到床邊，伸手一摸，心中嚇了一跳，最害怕的事兒來了。

他雙眼緊閉，呼吸很粗，額頭燙得嚇人，方才還蒼白的面頰上泛起不健康的紅，這是起了熱症，是極壞的情況。她抬頭看著這緊鄰溪邊、漏雨潮濕的茅屋，知道他們必須得離開這兒了。

水梅疏搖醒了妹妹，兩人合力把茅屋邊用來運送花草的板車清理了出來，鬆鬆鋪上稻草，將他放了上去，趁黑連夜拉回了家中，然後她又轉身回去將車轍印草草

弄亂。

回到家中時，天已濛濛亮了，男子清雋無比的面容變得更加憔悴，他閉著眼輾轉反側，看上去越發不好。

水梅疏心中著急，她已將家中治療外傷的草藥都給他用上了，也一夜不斷地給用布條蘸水降溫，可他的溫度還是那般火燙。

水霜月也擔心的睡意全消，「姊，該怎麼辦？」

水梅疏看著男子，想了個不得不的法子，她一咬牙，拿著花剪在自己臂上劃了一道，立刻鮮血湧出。

水霜月嚇了一跳，「姊姊！」

水梅疏按住傷口輕聲道：「沒事兒，小口子，不疼。妳去找郎中抓藥，就說家裡有人受傷，需要治刀傷發熱的藥，多抓一些。」她將家中所有的錢都給了妹妹。水霜月跑得飛快，一會兒便捧回了藥，她們煎好餵他喝了進去，「姊姊，喝了藥，他就會好嗎？」

水梅疏自己也不知道，但是她還是篤定地說：「會的，別擔心。」

水霜月鬆了口氣，聽村裡喧譁起來，她跳起來說：「我去看看！」就跑了。

她望著男子，終於露出一絲憂色，輕聲說：「快點好起來吧。」

水霜月跑回來的時候，水梅疏正在清理家中留下的痕跡，她緊張地拉著她說：「姊姊！村北邊來了好多拿著刀的人，好嚇人！他們在挨家挨戶地搜，也不說要找什麼。以前官兵搜村，不是都會說是來捉大盜或者亂黨，拿出個畫兒讓大家認人嗎？可這次都沒有！」

水梅疏的心也劇烈地跳了起來，這陣勢只怕另有蹊蹺且更加危險，她們擔心看著依然昏迷的男子，他的模樣倒是比方才好了一點兒。

好在現在來人從北面開始搜，她們家在村子最南，還有一些時間，兩人一邊商量著，一邊加快掃滅痕跡。也多虧了昨夜七夕燈集，百花村人流密集，村中車轍印驢馬人跡亂成了一團，又下了雨，沖淡了氣味，官兵們一時很難找到什麼有用的線索。

半個時辰之後，水梅疏家的幫工江立勇回到了水家，卻看到水家門口來了一隊兵，砰砰砰地砸著大門。

他一驚，忙上前小心地問：「這一戶人家是我的主家，是大長公主家皇莊的農戶，家中只有兩個小姑娘，都是良民。」

那些兵丁一路搜過來都一無所獲，十分不耐煩，見有人多言，上腳就踢，江立勇被踹得重重倒在門上，啊啣了一聲。

大門猛然打開，水梅疏立在門口，面上蒙著一條白紗，她聲音清脆，帶著幾分怒意道：「不要打人！你們要做什麼，總要依著朝廷法度。他並不曾冒犯你們，怎能動手打人？」

眾兵丁看她身量不高，語音嬌柔婉轉，是個小姑娘，倒很有勇氣。他們從村頭搜

過來，這是最後一家了，別家人看到他們都打哆嗦，少有像她這樣，講話條理分明，上來便跟他們論理。

他們後面領頭的人，是一個穿著金青錦緞直裰的公子，皺著眉頭，他已經整整尋了那人一夜了。

這村子眼看都搜完了，不僅人沒找著，也沒找到什麼線索，那人昨夜忽然遇險失蹤，必然朝野震動，昨夜對那人動手的至少有三方勢力，想傷他的，想害他的，想圖謀他的，都挑中了毓景花莊，更別說還有躲在暗處，目的不明，動機不明的傢伙們。

現在也不知道那人失蹤的消息還能捂多久，局勢真可謂紛亂如麻。就連他自己，也不知道到底是在盼那人死還是盼那人活，總之活要見人死要見屍。

他心中焦躁，不耐煩地說：「讓你們找人，不是讓你們擾民，誰讓你們隨便打人了？回去領軍棍！」

立在門口的水梅疏聽到這個聲音，歪頭朝人群中一望，看到此人的模樣，不由大吃一驚，她心裡一緊，忙低下頭行禮，順手拉起江立勇。

江立勇感激地看著她，這些日子以來，他可憐這小姑娘一人獨撐門戶，委實不易，他能幫就多幫點兒，沒想到這次會靠她救援。

水梅疏打開大門，拉著妹妹退回了院中，給兵丁們讓出了一條道，輕聲道：「謝大人明察。」她看似十分鎮靜，只有水霜月知道姊姊手心裡都是冷汗。

兵丁一擁而入，在院中開始大肆搜索，將院子翻了個底朝天，花畦也被踩得亂七八糟，他們在院中沒發現什麼，便又朝正房去，而半個時辰之前，那男子還躺在正房裡間的榻上。

水梅疏和妹妹站在正房前的梔子花樹下，看著他們推開房門，不由心跳如擂鼓。此時那領頭的公子也走進了院中，他心中在思索，百花村離毓景花莊最近，那人不在這村中的話，到底會在哪兒？他還能活著嗎？他會已經死在百花溪裡了嗎？他抬起頭，隨意地掃了水梅疏一眼，卻微微一怔，大踏步地朝她走了過來。

水梅疏心叫不好，忙將頭低得更低，卻覺一根冰冷的馬鞭伸了過來，抵上她的下巴，迫她抬起頭來。

那公子生得濃眉大眼英俊威武，盯著她仔細看，眼神極利，問道：「家裡大人不在？就只有妳們小姑娘？妳為什麼蒙面？有什麼見不得人的？」

水梅疏不知道他有沒有認出自己，她身子微顫說：「小女子從小鼻子靈敏，外面味道駁雜，經常會起疹子過敏，所以蒙面。」她說的是真話，但她出入皆蒙面，主要卻是因為她美貌驚人，父兄為免她的容貌招惹是非。

那公子聽了，鋒利的審視中閃過濃濃的好奇，「嗯？我還以為雜味過敏這毛病是個奇症，只有他有。沒想到今兒在這山村中又見了一個妳。小姑娘，妳不會是在說謊吧？」

水霜月見他一直拿馬鞭挑著姊姊的臉，終於忍不住了，像一枚小炮彈一樣從水梅疏身後衝了過來，直直撞進了那公子的懷裡，「不許欺負我姊姊！」

她雖然年紀小，但是個子高力氣大，這一撞，竟將那公子撞得晃了一晃。

水梅疏大驚，忙一把將妹妹拉回來，護在身後，急急地道：「小妹年幼，只是誤會。大人公事要緊，小女子不敢打擾大人辦事。」

她話音剛落，卻覺面上一涼，那貴公子馬鞭輕揮，挑落她的面紗，只聽在場眾人一陣抽氣，他們皆沒想到在這山野之間竟有這樣的絕色佳人。

水梅疏連忙低頭將面紗重新戴好，她聲音依然十分動聽，卻帶著一絲憤怒，看著那公子，「大人這是何意？」

江立勇忙擋在了水梅疏之前，就怕那年輕公子會發難。

那公子回過神來，心裡還在回味方才所見。先前他就覺得她眼波朦朧中自帶嫵媚，實在撩人，定是絕色，沒料到真見了容貌，比他預想中還要美。他微笑道：「我如今知道姑娘為什麼遮面了，是我魯莽了。」

水梅疏一愣，沒想到他變得這麼和藹。

兵士們還在盯著她看，眼神火熱，好像要燒穿她的面紗，他一聲喝斥，「還不趕緊去找！」

他們已經徑直闖進了正房，聽著一陣乒乒乓乓，水梅疏很是緊張，不一會兒他們出來，搖搖頭，什麼都沒發現。院中只剩鎖閉的東廂房了，水梅疏走過去給他們打開門，兵丁們一擁而入。

水霜月看他們動作粗魯，忍不住大聲說：「東廂房裡都是我姊姊的嫁妝！你們弄壞了要賠！我爹都不讓我鑽窗戶進去玩，那麼亮的桐油漆的家什！」

妹妹的話，讓水梅疏的臉瞬間紅了。

而那公子竟笑了，對他的兵丁道：「可聽到這孩子的話了？」他對水霜月笑道：「我們是官兵，又不是匪，妳別怕。」

水梅疏略放鬆了些，卻見院門口走進另一個小兵，對著那公子耳語了幾句，那公子陡然抬起頭，眼神犀利地看著水梅疏，忽然問道：「姑娘，妳方才為什麼去買治外傷的藥？還買了退燒的藥草？妳買給誰的？莫非妳藏了個受了傷的人？」

水梅疏的心一震，牽著妹妹的手也抖了抖，她直視著他，抬起腕子來，衣袖垂落露出了一截美麗纖細的手腕和玉臂，手臂上纏著透著血色的布條。

水梅疏只朝他晃了晃，便垂下了袖子，遮住了所有的風光，她道：「方才修剪梔子花枝的時候，傷了手臂。那藥是給我用的。」她語意輕柔，帶著三分嬌怯和薄怒，「傷口看著怕人，我便讓妹妹把治傷的所有藥草都買了。大人慎言。」

那年輕公子只覺方才那截玉臂似乎瑩瑩發光，著實美極。他腦海中閃過水梅疏的朱唇皓齒，再看她這雙流轉中總似含情的眼睛，一時只覺得自己平生所見的女子都被她比下去了，他定了定神，才明白水梅疏在說什麼。

此時兵丁們已經搜索完畢，一無所獲。他想了想，也覺得水梅疏的話符合情理，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他的目光落在了東廂房那些嫁妝箱籠上，心念一轉，問道：「姑娘這許多嫁妝，定然備了許久吧。妳已經許人了？」

水梅疏心中惱火，垂目道：「不錯，婚期在明年。」

那公子臉上閃過遺憾，又不死心地問：「許了什麼人家？年貌如何？」

水梅疏心中警覺，「年少英俊，是我表哥。」

水霜月驚異地抬頭望著姊姊，她們母親是逃難來此，據說外公家人都死絕了，哪兒來的表哥。

那公子終於一揮手便叫收兵，她們家是百花村最後一家了，他臨走前忽又轉頭道：「妳昨天在大長公主府前，為什麼會被王安德推下臺階？」

水梅疏心一顫，原來他還是認出自己了。這公子就是昨日將王管事推得跌了一跤的人，當時他還說她故意對貴人投懷送抱。她心裡忽然閃過一線希望，也許該向他求助，只是忽然她想到了一件事兒，將話嚥了回去，她問：「敢問大人名號？」那公子眼睛一亮道：「我乃明銳將軍薛睿。姑娘去大長公主府，可是遇到什麼難處？大長公主是我母親。」

水梅疏十分慶幸自己的謹慎，她垂下眼眸道：「不過一些農家小事，不勞大人掛懷。」

原來他才是大長公主的兒子，那個名聲極壞，據說愛強搶民女的薛睿。今日水梅疏覺得他言行有點無禮，但也還算有分寸，不像是個很壞的人，可她並不敢賭。薛睿沒料到她聽到自己的身分還那般冷淡，心中既失望又覺得她有趣。但實在是他要忙大事，沒空與她多說什麼，他深深看了她一眼道：「好吧，若妳日後有什麼難處，可以去大長公主府尋我。」

兵丁們一走，她們看著滿院子的狼藉，長出了口氣。水梅疏這才發現她裡衣都被汗水浸透了，薛睿再不走，就要透出外衣來，那可就要露餡兒了。她和妹妹對望一眼，都有劫後餘生之感。

水梅疏跟江立勇說今日休息不開工，送走了他後，她將大門緊緊關上，來到方才她們站立的梔子花樹下，小心地掀開花窖的蓋子，從梯子上爬了下去，只見那花窖之中躺著一個人，緊閉雙目，滿頭是汗，正是那受傷的男子。

方才她們姊妹倆拿被褥裹著他，用繩子吊著挪到了花窖之中，才十分驚險地躲過了搜查。

水梅疏從梯子上躍下，俯身伸手去摸他的額頭。

她手指微涼，覆在他額上的時候，他卻忽然睜開了眼睛，定定地望著她。

水梅疏只覺那雙黑黝黝的眼睛深邃如海，他睜眼的模樣更加英俊了，她微微一愣，喜悅道：「你醒啦？覺得好一點兒了嗎，傷口還疼嗎？」

她覺得這是今天遇到最好的事兒了，不料那男子只看了她一眼，便又重新合上眼睛一動不動，水梅疏愣了愣。

此時水霜月也跳下來，蹲在他跟前，問道：「他怎麼又睡過去了？他好了沒有呀？」

水梅疏叫了他幾聲，他都沒醒，她歎了口氣，「他還是沒清醒，方才只是燒糊塗了。」

隔了一會兒，水霜月去村子裡轉了一遭，確定那些官兵真的走了，兩人才回來將他重新安置在床上。

水梅疏鬆了口氣，臂上隱隱作痛，她卻顧不得，只湊近看那男子，他的呼吸依然很燙。她將耳朵貼在他的心口，他的心跳得略快，她不由擔憂道：「希望那些藥管用，早點好起來吧。」

看日頭已經快晌午了，她轉身出去做飯，心中奇怪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方才那男子睜眼看她，她就心跳得厲害。

她們在正房前廳擺開飯，簡單的米粥配野菜。水梅疏給他特別做了藥粥，還在火上煨著，需要熬一會兒。她說：「他是個病人，今日喝粥，明天得燉點雞湯喝。」水霜月點頭，「姊姊，我也想吃雞。」

水梅疏剛話說完，差點兒咬了筷子，她竟忘了她們的錢先前都拿去買藥，如今她們一文錢都拿不出來了，左右鄰居她都借遍了，再張不開嘴了，現在又多了一個病人……她看了看東廂房的方向，聲音略有點啞道：「嗯。東廂房裡存的那些嫁妝，姊姊再用不著了，一會兒我找人賣了，我們就有雞吃了。」她努力讓自己看起來高興一點兒，笑著對妹妹說。

沒料方才還貪嘴的水霜月，卻眼睛睜得圓圓的道：「姊姊，我知道那些嫁妝可值錢了，爹爹說，田裡好幾年好幾年許許多多的花都賣了，才能置辦那麼多呢。」她小聲說：「姊姊，我不吃雞了。以後我們吃穀糠窩頭也行，那些嫁妝就不要賣了，爹爹他們回來會生氣的。」

水梅疏摟緊了妹妹，眼圈一紅，小妹越來越懂事了。她輕聲道：「阿月，妳吃好了才能長身子，等長大了，再和姊姊一起攢嫁妝，我們攢兩副新的嫁妝可好？」水霜月卻眨巴眨巴看著她，忽然一推碗道：「不好，姊姊妳哄人！就像妳方才哄那個人，說妳要嫁表哥。我們根本沒有表哥！」

妹妹生氣了，水梅疏心中難過，若她有一分辦法，也不會動嫁妝的主意，可是她真的沒法子了，她輕聲道：「阿月，姊姊不是覺得爹爹他們回不來了，才會賣嫁妝。如今我們又多了一個病人，阿月，姊姊實在……」這些天她經歷了這麼多，都不曾掉過一滴淚，但此刻望著妹妹，她忍不住眼圈紅了。

水霜月看姊姊居然要哭，慌了起來道：「好好，賣吧！姊姊，我力氣大，什麼活兒都能做的！我會賺許多許多錢，很多很多！」

水梅疏的眼淚終於掉下來了，她使勁兒摟著妹妹，哭道：「嗯，阿月能幹，能賺很多很多錢。」

此時卻聽裡間傳來微弱的一聲，「錢……我有……」

第三章 公子送不走

姊妹兩人一愣，隨即奔了進去，只見裡間床上的男子眼睛微微睜開，正望著她們。水霜月轉頭問姊姊道：「他這次是真的醒了嗎？還是依然是燒糊塗了？」

水梅疏眼力不好，看不真切，也拿不准主意。只是她想，救他的時候，他身上一文錢都沒有，想必還是在高燒說胡話吧。

她走到他的榻前，低頭湊近望向他的眼睛。他的眸子黑沉沉的，夜空一般，實在漂亮。

她輕聲問：「你醒了嗎？方才是你在說話嗎？」她又伸手試試他額頭的溫度，卻見一隻白皙有力的手伸過來，緊緊握住了她的手。

水梅疏只覺得他手掌有力而火燙，她能感受到他掌心的繭子，不禁心跳加快，臉通紅，忙使勁兒要抽回手，「你燒糊塗了，好好說話，勿要動手。」

「是妳先動手摸我。」那男子眼神微微一閃，聲音略有點啞，卻顯得更加低沉好聽。

水梅疏的臉更紅了，既驚又羞的說：「我是在救人，事急從權，你這人、你這人真是沒道理。」

男子只覺她眼波朦朧，羞意中透著幾分嫵媚，他心中微嘲，忍住了捏捏她柔軟手指的衝動，鬆開了她的手。他心中也很奇怪自己平日討厭女子，為什麼偏偏對她不同。

水霜月驚喜地跑了過來，「你醒啦！你真的有錢嗎？是我們救了你呢！你是誰，叫什麼名字？你為什麼會受傷？被誰害的？」

水梅疏覺得男子的眼神變得更深了，甚至透著一點冷意，但他的臉上卻帶著一絲疲憊的微笑，看上去跟他睡著時一般溫柔和善，英俊極了，「口乾，且容我潤潤喉。」

水梅疏忙去廚房將燉著的藥粥端來，並倒了杯水。

床上的男子掙了掙想起身，但顯然背上傷口太疼，坐不起來。水梅疏忙按住了他的肩膀，可又想起他方才的話，手倏忽收了回去，看著他輕聲道：「如今你身上有傷，我要照顧你，不便之處，還請忍耐一下。」

說著她先讓他喝了水，然後舀了一勺粥，送到他嘴邊。他的眸光一動，臉上帶著淡淡微笑，顯得十分溫柔，「多謝姑娘搭救，方才是我燒糊塗了。」

水梅疏的臉又一熱，只覺他喝粥的樣子十分斯文，看上去教養極佳，溫柔俊逸，渾身隱隱透著壓不住的貴氣，望之不凡。那男子一邊喝粥一邊看著她。她垂目，只專心餵粥，錯過了他眼底閃過的複雜。

粥喝完了，又喝藥，水梅疏怕他苦，給他幾顆自家地裡的櫻桃。都吃完了，姊妹倆就望著他，等著他說明一切，沒想到那男子也一直看著她們，好像在等她們開口。三人大眼覷小眼，等了片刻，男子這才恍然醒悟他身在鄉村農舍，不是在自己府上，他眉頭皺了皺，身上流露出一絲冷厲威壓，讓水梅疏的呼吸都錯了片刻。不待她反應過來，再一看，他臉上又有了微笑，看上去依然溫柔和藹，彷彿方才那冷厲模樣是她看錯了。

「拿水來漱口，再淨手。」

姊妹倆立刻明白這是他們貴人的規矩，水梅疏拿了乾淨的水與新布巾來，哪知等他清潔乾淨，他的眼睛卻又合上了。

他刀傷未癒，傷的不輕又兼高燒，著實精神不濟，清醒之後，他看清楚了周遭，知道自己暫時處境安全，心中一鬆勁兒，便又昏睡了。

水梅疏沒想到男子什麼也沒說就睡著了，不過人醒了就是好事兒，他只說了一句有錢後，便沒有下文，她想了想，覺得還是靠自己吧。

她讓妹妹去找前頭的張四嬸，張四嬸已經打聽她嫁妝好幾回了。水霜月脆生生地答應了就跑出去。

沒多久，水梅疏聽到門口有人喊，「阿梅！」她沒想到人來的這麼快，忙帶上面紗出來，不想出了正屋一看，不是張四嬸，卻是她的鄰居馮家的女兒馮彩兒。水梅疏心裡一突，只見馮彩兒穿著淮安紅綾襖、淺琥珀羅裙，頭上插著灑金銀簪，打扮得好像要去趕集一樣。她生得不錯，就是臉頰微瘦，下巴過尖，有點刻薄。水梅疏看她的眼睛一直盯著東廂房看，東廂房的門沒關緊，裡面桐油紅漆傢俱閃閃發亮，看上去十分漂亮，她便知道馮彩兒的來意。

這些天她借遍了村裡鄰居，求到大家門上時，眾人總多少接濟她一些。唯有馮家，明明是鄰居，她父兄在時，來往也密切，沒想到他們不伸援手就罷，馮彩兒還朝她一頓冷嘲熱諷，說：「破船還有三千釘，你們水家是大長公主的皇莊農戶，可以說是村裡富戶，怎麼會一夜之間揭不開鍋了。想逃債做戲，也別拿我們當傻子。」她淡淡問：「妳今日找我有何事？」

馮彩兒看她穿著芋麻襖裙，卻仍不掩身段窈窕美麗，心裡一陣惱，盯著她的面紗道：「阿梅妳的疹子還沒好嗎？沒破相吧？要不是妳有這個毛病，我也能在王管事跟前說道說道，給妳也尋一戶有錢的人家，妳就不用東跑西跑地借錢了。」

水梅疏靜靜望著她道：「我娘說，寧做貧家妻，不做豪門妾。妳的好意我心領了。妳還有什麼事兒，我一會兒要出去了，沒空招呼妳了。」

馮彩兒的臉一變，哼了一聲，她許了王管事的兒子當妾，就神氣起來，如今被水梅疏一說，竟覺得自己也沒那麼風光了。她沒好氣地說：「算了，不跟妳閒磕牙了。聽說隔壁村的景秀才已經退了妳的婚，窮人妻富人妾妳都沾不上邊兒，也用不著這嫁妝了，妳打算出多少賣？我幾個月後出嫁，拿妳這些破爛東西當個添頭吧！」

水梅疏輕笑一聲道：「既是破爛東西，又怎麼入了妳的眼？也別說妳是想幫襯我，妳前幾日的話，我還沒忘呢。我父兄為我攢這些攢了許多年，這幾年戰亂，有些給我打箱籠的匠人都不在了，手藝也失傳了，我這是獨一份。妳出二百兩銀子就全部拿走，拆開單件買的話，價更高。」

馮彩兒狠狠道：「怎麼不去搶！巴巴的妳倒算計的清楚！最多給妳五兩銀全包！」

水梅疏再不理會她，伸手做個送客的姿勢道：「請回。我要去林中照看花了。」

馮彩兒可沒想到她如今都窘迫成這樣了，居然還這般氣定神閒，好像個千金小姐一樣，把別人都當成瓦礫。

她恨道：「我未來的公爹都跟我說了，皇莊的地你們家是續租不上了，等債主登門，妳恐怕連宅子都保不住！妳拽什麼？不就仗著妳死了的娘是個破落戶小姐嗎，總在村裡擺譜。這些年這麼亂，那些大戶人家失了勢的小姐滿大街都是，有什麼稀罕……」

她話還沒說完，就見水梅疏上前一步，手高高揚起，又狠又準的一記耳光落在她臉上，打得她腦子一嗡，站在那兒說不出話來。

水梅疏打了她，手掌都有點發麻，她聲音十分悅耳不急不慢地道：「妳說我什麼，我當妳是個蠢人笑笑罷了。可妳辱及我亡母，身為人子不能忍。妳此去做妾，可知按我朝刑律，妾罵夫者，杖八十，妾罵夫父母祖父母杖六十，妾罵正妻的父母

祖父母同例杖責？板子打下來，死傷無論，妾可沒那麼好做。現在我教妳，是為妳好，免妳以後犯錯。」

馮彩兒被打得頭腦嗡嗡作響，又見她款款說出這麼一番話，一時既恨又氣，不知道該怎麼回嘴，恨的揚手預備打回去，卻覺得胸口突地一麻，劇痛不已，好像抽了筋了，正痛得齙牙咧嘴的時候，又被大力一推。回身一看，竟是水霜月和張四孀來了。

水霜月人小力氣大，有武藝在身的成年男人都被她推得一晃，更何況一個馮彩兒。她頭頂著馮彩兒，將她連連往後推，馮彩兒心口疼得抽搐，話都說不出來，就這麼被水霜月頂出了門外。水霜月還罵道：「又來欺負人，想打我姊姊，滾蛋吧！」張四孀在一邊兒看著，看馮彩兒被推了出去，立刻就關上了大門，在門裡啐道：「當個傻子的小妾，就以為捧上了金窩窩，欺負人家小姑娘，不要臉！」

馮彩兒又氣又疼，揉著心口，氣順不上說不出話來，明明她才是被欺負的那個人啊！她跺了跺腳，灰溜溜地回家去了。

水梅疏迎進張四孀，正打算引她去東廂房看嫁妝，卻覺手臂微微一麻，她定睛看腳下，躺著個櫻桃核。她心裡一驚，好像是從正房丟出來的，她依稀聽到正房的榻咯吱一聲，不由開始擔心房裡的男子。

她當下捂著頭道：「四孀子，今日被馮彩兒氣得頭疼，我們一會兒再商議可好？」送走張四孀後，水梅疏急匆匆進屋看他，只見他睜開眼睛望著她道：「嫁妝不必賣，我有錢。」

她輕聲道：「公子，我們救你時，你身上並無長物，我想，你在溪水中漂了許久，應當都失落了。」

男子打量著她問：「姑娘讀過書？《法經》、《律例疏議》可讀過？師從何人，這鄉間私塾居然有人教蒙童律法嗎？」

水梅疏知道方才的話都被他聽到了，她臉一紅，又有點傷感道：「是家母為我開蒙的，只學了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。家母早逝，我就沒再讀什麼書。」她聽他似乎將她當成了學富五車的女秀才，這可誤會不得，她不愛讀書，小時候母親管得嚴，學了一些，但她八歲母親去世之後，她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。

說起讀書，繡嫁妝這兩年，她常央哥哥給她買流行的話本子解悶，什麼《法經》還是《法華經》她都沒看過，《紅線經》、《女兒經》、《千里姻緣》、《落難夫君俏娘子》她倒看過幾本。

男子望著水梅疏，手指又習慣性地去摸手腕上的香珠，卻摸了個空，他見她坐的離他遠了許多，這個距離他很難嗅到她身上的香了，不由眸子一沉。

他面色卻不露，道：「辛苦二位姑娘了。在下楚茗，被奸人所害，掉進百花溪，多蒙姑娘搭救。」他緊緊盯著水梅疏，一字一頓地說：「日後定有重謝。」

水梅疏不知為什麼，總覺他話中有深意，但他的目光讓她微微紅了臉，「楚公子客氣，謝就不必提了。公子要不要給家人傳信報個平安？」

她期盼地望著他，等他的家人來了，就能送他離開，這事兒就過去了，大家都安全。

楚茗沉了臉道：「我這次遇險，就是被我最信任的親人所害。」

水梅疏彷彿看到他眼中閃過一道血色，被家人背叛一定很難過，她有些憐他，

「那……公子可要告訴朋友，或者內眷嗎？」

楚茗凝視著她，「我尚未娶妻，並無內眷。朋友……如今無人可信。」

這下連水霜月都同情他了，「大哥哥你家人害你，沒有妻子，也沒有朋友啊？太可憐了！」

楚茗眼中煞氣一閃，屋中似乎瞬間冷了幾分，他道：「只能多叨擾兩位姑娘幾日了。」

水梅疏忙拉了妹妹一把，水霜月看了看楚茗，想到什麼似的，轉身跑了。

楚茗覺得這水梅疏到處透著古怪，沒看透，好在她不想要他的命，昨夜對他動手的有幾方人馬，如今他沒有死，睡不著覺的人一定很多。

暫時送不走他，水梅疏心中也有點憂慮，看他的眼皮又有些打架了，應是藥效起了作用，她給他熬的藥裡加了很多安神止痛的草藥。她輕聲道：「寒舍簡陋，請公子多委屈一些時日了。」

她站起來要走，他卻伸手大力拽了她一把，她差點兒跌在他身上，忙伸臂撐住了，卻牽動了臂上傷口，忍不住輕呼一聲。

兩人瞬間離得很近，呼吸相聞，她能看到楚茗黑羽一般的睫毛下，是一雙深邃漆黑的眼睛，眼中似乎閃過一絲溫柔。她的臉又紅了，待要起身，他卻伸手捲起她的袖子，露出她裹著的傷口來。

水梅疏十分驚訝，急著要抽開手卻抽不動，沒想到他受傷躺在床上，看上去虛弱無力，力氣還這般大。

楚茗望著她，微皺著眉頭問：「還疼？為什麼不給自己重新上藥包紮？」

他向來警覺，即便是病中也一直在強迫自己清醒。如今看到她的傷口，他終於確定他高熱昏沉中聽到的所有事兒都不是幻覺，這個嬌嬌弱弱的女孩兒，為了給他抓藥，毅然劃傷了自己。

他伸手去解水梅疏已經滲出鮮血的布條，輕聲道：「不要動。胳膊的傷，妳一個人裹不好，去拿一些藥來，我幫妳重新包紮過。」

水梅疏羞澀萬分，臉上的熱意退不下去，她從未與陌生男子如此親近，偏生此人目光清正，毫無邪念，動作十分自然。

她小聲道：「我、我去找張四嬸包紮，謝過公子了。」

楚茗只盯著她的傷口道：「何必那麼麻煩，我手藝很好，妳應當知道我經常受傷，而又沒什麼人可以信任，多半都是自己包紮，早已熟能生巧。」

水梅疏心中有些憐憫，腦海中卻不由自主地浮現起之前見到的勁瘦結實身軀，瞬間臉紅若朝霞。她不敢再看他，只輕聲吐出一個字，「好。」

楚茗動作俐落，手指溫柔，比她自己包紮的好多了。包完了之後，兩人對視，水梅疏紅著臉道：「多謝公子。我學會了，明日我會小心為公子包紮。」

楚茗看她白玉般的臉上浮現起紅暈，美豔如斯，嗅著她身上的香味，心中湧起一陣滿足。他忍不住問道：「妳會製香嗎？妳身上這香味是什麼香？吾願千金求之。」

水梅疏微微睜大了眼睛，千金！楚茗知道他現在身無分文嗎！

卻見他扯著她袖子不放，似乎在認真分辨她身上的氣味，倒是與自己平常辨味時候的模樣很像。她拉下袖子遮住了玉臂，紅著臉道：「不曾用香，我也不會製香。家母會，但是我沒有學會。」

楚茗嗅到這熟悉的香味，就覺得心情好起來。他道：「我知道香方珍貴，尤其是這樣獨門祕制。我真心求購，請姑娘出價，定不還價。」

水梅疏看他明明眼皮都抬不起來了，還強撐著不睡，只想探求自己的香氣，只好無奈地抬起自己袖子，使勁兒嗅了嗅，卻驚訝地發現，濃烈的藥味之中有一絲幽幽香氣，她從前竟未發覺。

她想了想，忽然臉上更紅了。她洗澡用的木桶，熱水倒進去就有股香氣，但是跟自己身上這香氣又不盡相同，也許香味跟浴桶有關，但自己不會製香弄不明白，可是這如何跟他說，又怎麼方便給他看。

楚茗鬆開了手，微笑道：「姑娘但說無妨。」

水梅疏忙向後退了幾步，含糊道：「香味，許是那樣物事發散的，一會兒我鋸一點末子下來給公子看。若是它，公子便自去尋一個一模一樣的來，也就百十個大錢。千金之語，公子莫提，我家中的這一個，著實不便相贈。」

說著她臉緋紅，行個禮轉身跑了。楚茗只覺香氣也隨著她而去，他眸子一動，臉上微笑不見了，但整個人卻比方才平和了許多。

他輕聲道：「不是很缺錢嗎？妳到底是什麼人，又想要什麼？」

他傷口灼痛，閉上了眼睛，忽聽到有人躡手躡腳地走了進來，他不動聲色地繃緊身子，心中燃起一絲殺意，隨時準備出手。

卻聽水霜月湊過來自言自語道：「這麼快就睡著了呀。這巧果不能放了，再放就不好吃了呢。可憐的大哥哥，我爹爹和哥哥雖然沒回來，可我還有姊姊，還有狗蛋毛丫許多許多朋友，這些就讓給你吃，你要快點兒好起來呀！」

楚茗愣住了，等人走了很久之後，他才睜開眼睛，看著放在床頭的那些巧果，輕聲道：「他們沒告訴妳，我不喜歡油脂味兒嗎。」

他閉上了眼睛，放鬆下來，無聲地說：「美麗溫柔的姊姊，善良可愛的妹妹，繁花盛開的鄉村，這個夢，我喜歡，就是假的，我也喜歡。」

水梅疏找出花鉗從浴桶外側銼了一些末子，嗅了嗅，果然有一種極淡的清香，與自己身上的味兒同出一源，她正打算給楚茗拿去，卻聽門口有人道：「水姑娘在嗎？」

她聽這聲音有點陌生，妹妹已跑去開門。她一看走進來的大嬸，心中一喜。這位李大嬸昨日與她同車回村，那時候她曾向李大嬸談及自家池塘，卻被婉拒，說只買熟人家的花。

水梅疏笑道：「李大嬸既來了，便去看看我們的荷塘吧。」

水霜月聽著她們交談，這樣的情景她很熟悉，立刻道：「我家荷葉又翠又大，香

氣也是我家獨有的。我們家的荷葉是百花村最好的荷葉！」

李大嬸笑了，「好機靈的姑娘！我就是來瞧荷塘的！」

水梅疏大喜，七夕已過，荷葉最大宗的交易時間錯過了，沒想到還有人問，能賣出一片也好啊。

李大嬸看了她們滿塘翠綠荷葉、亭亭玉立的荷花，果然十分滿意。

她們回到院中時，李大嬸問：「姑娘，妳家當家的呢？一會兒我去找我男人，妳也將當家人請出來，與我當家的定約吧。這就下定錢五百錢，定妳三成的荷葉和荷花，在七月十五供佛，等到了貨再付剩下的。」

水梅疏姊妹都愣住了，來追債的人只嚷嚷著讓她父債女償，可沒管她當不當家。這怎麼現在要賣東西了，卻要當家人出面呢？

她忙道：「我父兄不在，我便是當家人，一應事務皆由我支應。」

李大嬸眉頭一皺道：「姑娘年輕，不知女子操持產業，尤其要產權明確。這產業若是妳的，與妳定約自可，若是妳父兄的，卻多有不便啊。」

水梅疏沒想到還有這麼一說，她忙道：「還請通融一下啊！我父兄極疼愛我……」

李大嬸拍拍她的手道：「姑娘我非為難妳，我也很想要妳們的花葉。要不然妳找妳們家的叔伯或兄弟作保，我說服我當家的，跟妳定約？」

水梅疏十分為難，「我們家是外來戶，田地池塘皆是朝廷恩典，賜給開荒人的，水家親眷皆不在此。」

李大嬸可惜地搖頭，「那我也沒法子了。」

卻聽正房門推開來，一個深沉悅耳的聲音道：「我這表兄為她作保如何？」

水梅疏大吃一驚，怎麼他竟然出來了，那搜查的人剛剛走，他就這麼出現在人前，走漏風聲可怎麼辦？

李大嬸驚訝地看著那英俊無比的年輕男子，頓了一頓才說出話來，「貴表兄真是一表人才啊！只是……」

沒等李大嬸說完，那靠著門邊，穿著水梅疏父親的灰布長袍的楚茗又道：「我還是她未婚夫，這樣總能擔保她了吧？」